

姜德明文
方成徐进画

闲人闲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著名

杂文家
漫画家

幽默小品



姜德明文
方成徐进画

閑人閑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闲人闲文

姜德明 文

方成 徐进 画

责任编辑：欧阳强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194,000 印数：1—5,000

ISBN7-5404-2376-5

I·1780 定价：14.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序

姜德明君，散文家也。经常应报纸刊物之约写文章，肚里像有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料。现应出版社之约将这些文章辑之成书，出版社是有远见的。

看他的文章，文笔婉约又颇幽默，读来生趣，而更可观的是文中所记许多具有文史价值的掌故趣闻。他是极用心的藏书家，对文坛故事与世俗生活所知不少，记性又好得出奇，写来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使人阅之不忍释手，因此不仅文艺界人士和文艺爱好者喜欢，又因开卷有益又有趣，一般读者也会乐于欣赏的。很愿向读者推荐，是为序。

方成

1994年7月2日



自序

拙著取名《闲人闲文》，代表本书基本上是我退休后在家中闲居时所作。

一个闲人怕亦写不出兴国大业的宏文。

原拟名《金台消闲录》，有人嫌不积极。不消闲，难道还要无事生非，四面出击不可吗？想到“文革”中有逍遥派一说，当时似乎不太吃香，事后证明其中不乏头脑清醒者，那么就叫《逍遥集》吧。又有人说有点玩世不恭。一想，自己活得本不那么逍遥，何必欺人。听人劝，吃饱饭，因改今名。为文既不能帮别人发财，又无助于他人算命、通奸，不是闲文又是什么！

偶读五月十五日的上海新民晚报，报道马来西亚南端新山的警察，日前奉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抓闲人。一下子捉了二百多在街上闲逛的青年。经过警告和教育后释放。据称当地政界和宗教界无日不在向公众宣传：“闲逛是国耻！”我看了不免倒吸一口凉气。鄙人闲居走笔，岂不亦如闲人逛街？幸亏国情有异，而且我早已不是青年了。不过，这提醒了我，作闲文亦非易事，弄不好有朝一日也会被人目为“国耻”。

方成是我的老同事，徐进是我的新朋友。图比文强，他们的画遮了我的丑。我早已当面向他们致谢了，于此再鞠躬。

1994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方成

自序

别了，吉祥园！·····	1	为人民而活着·····	40
怪谁？·····	4	徐志摩唱京戏·····	42
装修热·····	7	赤膊写作图·····	45
玩狗与玩枪·····	9	掏绝活·····	47
“恐假症”·····	12	出口成诗·····	50
某大嫂·····	15	老人的感情·····	53
“旧派”种种·····	17	君武同志·····	56
某君轶事·····	20	快乐的苗子·····	59
她的复活·····	22	藏画小记·····	61
“追星族”及其他·····	25	新嫁妹图·····	64
域外所见·····	30	题《袋中乾坤图》·····	66
吃包子·····	33	老作家蹇先艾·····	69
得经余话·····	36	得画记·····	71
海王村里客·····	38	马得画戏·····	74

目录

土得掉面儿·····	76	无酒斋闲话·····	123
画猫画狼总有情·····	78	童年的梦·····	126
记方成·····	80	沽上书肆·····	128
话说钟灵·····	83	忆看电影·····	133
孝子高莽·····	85	忆看话剧·····	137
下饭馆儿·····	87	评戏杂忆·····	141
“外调”·····	92	日本京戏迷·····	145
“秘密电台”·····	98	都门三记·····	148
笑声泪痕·····	102	看图小记·····	152
岛城寻踪·····	106	胡同梦·····	155
陈翰伯·····	112	出师不利·····	158
我与小孙女·····	118	泡图书馆·····	161
以上方成作画		《天津名伶小传》·····	164
		《北京女伶百咏》·····	166

饺子歌	168	《北京风俗图》	202
亦是京味	170	《太平欢乐图》	204
梅兰芳为师之道	174	鲁迅与《漫画生活》	207
一驴一笠	177	俞平伯直言丰子恺	210
《狗坟》何在	180	单纯的美	215
孙楷第的藏书	183	家风及其他	221
藏书的快乐	186	叶灵凤的画	227
法盲漫语	189	特伟的封面画	231
“醉蝉”	192	冰兄的风格	234
海口一酒家	196	《光宇讽刺集》	238
三亚小景	198	老索	242
以上徐进作画		致丁聪	246
		朋弟小记	250
		索画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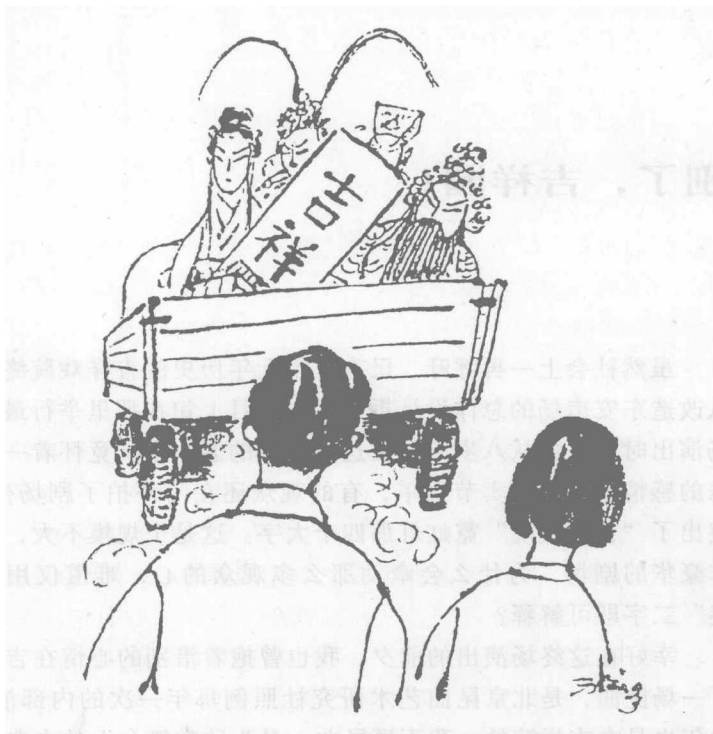
别了，吉祥园！

虽然社会上一再呼吁，已有八十七年历史的吉祥戏院终于服从改造东安市场的总体设计拆了。当十月上旬在那里举行最后一场演出时，一位从八岁起就在这里看戏的老太太，竟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帮剧场卖节目单，有的观众还在门外拍了剧场夜景，突出了“吉祥戏院”霓虹灯那四个大字。这是个规模不大，又绝非豪华的剧场，为什么会牵动那么多观众的心，难道仅用“戏迷”二字即可解释？

幸好在这终场演出的前夕，我也曾抱着惜别的心情在吉祥看了一场昆曲，是北京昆曲艺术研究社照例每年一次的内部演出。去年也是在吉祥演的。我不懂昆曲，是为欣赏舞台上的古典文学而去，是看我们古老的戏曲活化石的。除了好多位年逾七十的业余爱好者（如文物专家朱家溍先生等），北方昆曲剧院的专业演员亦来助阵。这些戏曲演员可不是来“走穴”的，完全是白尽义务，有时还要往里贴钱。不知我们的文艺女神如今怎么这样不公平，一个女歌星一出场就可以拿走几万元，却让这些挽救国宝的人自行支撑！所以我对戏曲演员和专演戏曲的吉祥戏院日趋寂寞，早已抱有同情之心。

一九五〇年我到了北京，因为工作单位靠近吉祥戏院，偶尔也进去听一场京戏。我在这儿听过富连成科班出来的诸多名角的

别了，吉祥园！



戏，如谭富英、梁小鸾的《桑园会》，谭富英、李世济的《红鬃烈马》，叶盛章的《三盗九龙杯》，裘盛戎的《姚期》，李盛藻的《四进士》……还有李多奎的《钓金龟》，吴素秋的《红娘》，宜昌京剧团的《吕布之死》，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多场演出。旧时，京剧称为国剧，不才作为国人之一怎能不听京剧？京戏亦是我文化启蒙的老师，我那有限的历史、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知识都得自它最初的熏陶。多年来，我坐在剧场里，对那些身怀绝艺的老演员们，总怀有感激之情，是他们含辛茹苦地保留和传播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粹。特别是对那些人品和戏德高尚如梅兰芳先

生者，简直有点崇拜。

近几年，多次看梅葆玖的演出，他的舞台风度和演唱益加魅人，甚至仪表更酷似乃父。每当他一出场，我会想起他的令尊，以及梅家的祖辈们。一代代的戏曲艺人们，就这样忠诚地为世人展示着民族的瑰宝，为心爱的事业耗尽心血，一个个最终倒在他们献身的舞台上。他们哪里是个人在演出，在他们的背后还排列着数不清的倾倒过千百万人的老伶工们的名字。不瞒您说，这时候我往往眼睛潮湿，不能自制。因此，对戏迷们为惜别行将拆除的古老剧场而表现出的异常举动，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如果有人讥笑他们出于怪癖，那就太浅薄了。

我对吉祥还别有因缘，因为已故的戏院经理傅世钧是我的好朋友。三十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为人民日报写过一篇《剧场烟云四十年》。旧社会他是戏院的茶房，又是一位地下党员。他出污泥而不染，长期周旋在敌人周围，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蹲过特别刑事法庭的监狱，过堂时被打断了腿，但解放后的最高职务，仍是他的本行，当了吉祥的经理。

前些年，他请我去吉祥看戏，挨着我坐的是他的多年知交李万春。开戏前，老傅过来关照我们：

“怎么着，给您二位端两杯热茶来？”

“行了，傅老板。又来了不是，您当是旧社会听戏园子哪！免了吧，您啦。”

两位的对口京白，仍然留在我的耳边。可是斯人已先后离去，锣鼓声也难再响了。听说将来新址要保持一个小剧场，还能演京班大戏吗？

别了，我们古老的吉祥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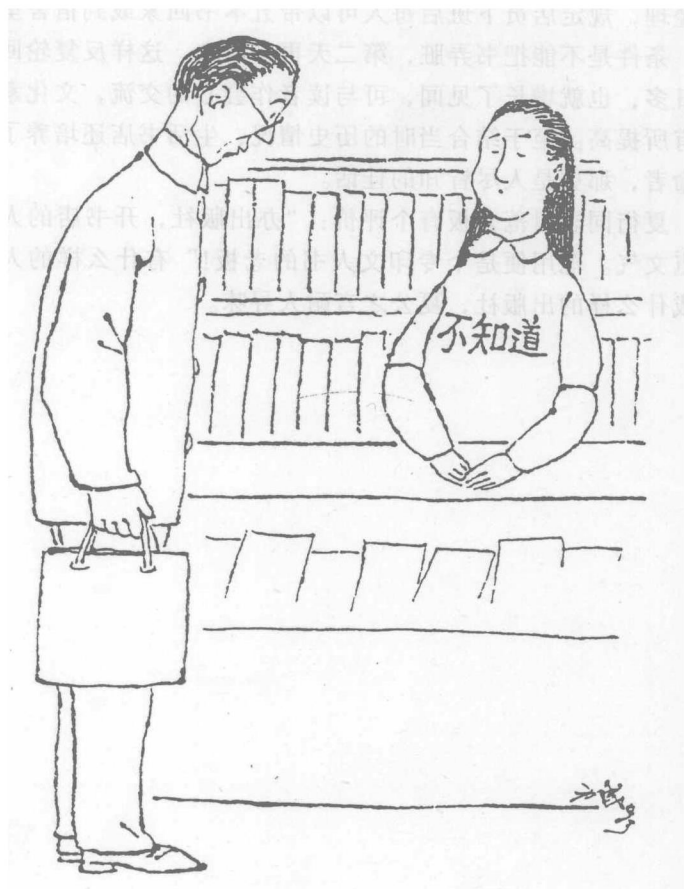
1993年11月

怪谁？

前两年，我在北京繁华区的一家大书店，见到在标明日本作家的小说专柜里摆着《丰村小说选》，不禁失笑。很想上前告诉售书小姐：“谬矣，丰村先生乃吾炎黄子孙！”只见她们在那儿侃得正欢，何必去破坏那气氛，即退下。不想隔了数月之久，丰村先生的书仍端坐在日本作家专栏内，似乎他已加入了日本国？我不知道可有日本人到这里来购书，他们见了又该作何感想。

丰村的小说我是在抗战胜利后读到的，也买过他当年在上海印的一本集子。解放后他一直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八十年代初，我与他并黄裳、荒芜、舒芜诸先生一起受邀访问了广州、深圳、惠州等地。一路同行，相谈甚欢。他是河南人，高个子，很朴实，不幸前几年病逝了。

第二次本想不计后果，一定要告知售书小姐，别再让外人笑话，书店丢份儿。可是又一想，书海茫茫，作者千万，怎能责怪小小年纪的姑娘们？他们日常卖书，也未必去翻阅书的内容，或看看目录和提要，光从书名考虑，把《丰村小说选》当成日本文学也是事出有因。小姐们至少还知道大街上跑的有日本丰田牌小汽车，日本打乒乓球的名将有个叫荻村的，那么从两者中各取一字，岂不就是“丰村”，当是日本人无疑。如此一想，我再次心平气和地离开了那里。天下的怪事举不胜举，鄙人怎能管得了许多。



怪谁？

一日与原三联书店的老板范用兄闲聊，偶尔道及此事，他却跟我讲起抗战期间，他在重庆生活书店当经理的往事。他说卖书者应该爱读书，并粗知自己所卖的书，不能让读者一问三不知。生活书店的店员一般文化都不太高，大多是在卖书中自学成才的。他当经理，规定店员下班后每人可以带五本书回家或到宿舍里去翻翻，条件是不要把书弄脏，第二天再带回来。这样反复轮回，所见日多，也就增长了见闻，可与读者作会心的交流，文化素质也就有所提高。至于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生活书店还培养了不少革命者，那更是人尽皆知的佳话。

夏衍同志对范老板有个评价：“办出版社，开书店的人总要有点文气。范用便是个专印文人书的老板！”有什么样的人便会办成什么样的出版社，夏公之言耐人寻味。

装修热

街道上的商店装修门面，可以招徕顾客，提高档次。据称菜馆改木结构的门窗为铝合金者，其设备更新的费用便加到菜价上去了。食客进出其间，虽付出了代价，似乎也提高了身份。风气所关，目前私人居室亦趋向豪华，装修费用动辄万元者已不足为奇。档次上升了，人的素质应该随之提高。是否如此，待考。

某日，余遇老印报工人的遗孀王嫂由外面归来，因问：“王嫂，又去女儿家了？”

“快别说了，不敢去啦！”

“怎么回事？”

“她家新装修了，墙上在花纸壁灯，地下是磨石花砖，一走一滑。房顶上还绕着一圈五彩的小电灯，像个跳舞厅。我进了屋，觉着手脚没地方搁，呆不住啊。”

五十年代，王嫂常去菜站拣菜叶子吃，女儿刚上小学，穿的是哥哥的打补丁的衣服。我是看着那姑娘长大的。

又想到另一位老师傅。儿女经商发了财，想到了双亲，按宾馆的规格把父母住的朝阳的大房间装修一新。收拾停当后，儿女们满意而去。不想，过惯了简朴生活的老俩口却将此门关起，睡到背阴的小屋去。理由是怕把大屋的地板和家具弄脏了。软床也睡不惯。只有儿女们一到才打开那房门，合家共享。

装修热

当然，偶有稀客，或收水电费的邻居来了，老两口挺高兴地主动打开房门，让来客参观一番。客人们少不了还称赞他们老两口有福，儿女们真孝顺。

